

王文興《剪翼史》中的自我療癒、宗教信仰 與疾病敘事*

侯作珍

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剪翼史》是王文興創作的第三部現代主義長篇小說，涉及疾病與宗教主題。本文從現代主義的主體型態出發，結合醫療人文的疾病敘事，探討《剪翼史》如何透過語言符號，呈現身體性自我的語言藝術，面對主體喪失的危機，展開一個特異的疾病世界；同時借用社會學者亞瑟法蘭克（Arthur W. Frank）的「追尋敘事」（quest narrative）模式，分析《剪翼史》主角在遭逢疾病的試煉時，如何憑藉宗教信仰轉念，提升自我為棄惡存善的價值主體，由此發現洞見，疾病乃是主體獲得重生的幸運之機，在不痊癒也不發作的平衡狀態中，得以親近天主，並融入中國傳統文人的空境體會，重構主體，完成自我的淨化與療癒。最後，將《剪翼史》賦予疾病的意義以及自我療癒的歷程，置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疾病書寫脈絡進行比較和詮釋，建構《剪翼史》在現代主義的形式和內容以及外緣研究的傳統之外，另一種主體研究和疾病敘事的創新角度。

關鍵詞：剪翼史、現代主義、王文興、疾病敘事、宗教信仰、自我療癒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王文興《剪翼史》中的自我療癒、宗教信仰與疾病敘事」（計畫編號 NSTC 110-2410-H-016-002-）的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Self-Healing, Faith and Illness Narrative in Wang Wen-hsing's *Man with Clipped Wings*

Hou Tzuoh-Je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Abstract

Wang Wen-Hsing's third modernist novel, *Man with Clipped Wings*, delves into the intricate interplay of illness and religious themes. Grounded in the modernist framework of subjectivity and combined with an illness narrative told from a medical humanities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Man with Clipped Wings* employs linguistic symbols to craft a unique discourse of the body-self. It is through this linguistic artistry that the protagonist's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and transformation unfolds. This article also employs the model of "quest narrative" proposed by sociologist Arthur W. Frank to demonstrate that Wang's analysis of the protagonist's journey through the crucible of illness is a masterful exposition of the crisis of self-identity, the redemptive power of faith, and the emergence of a moral subjectivity that embraces virtue while forsaking vice. The resulting insights are profound, revealing illness as an opportunity for self-renewal. The equilibrium that Wang Wen-Hsing achieves within the narrative, a state where neither recovery nor deterioration dominates, is a testimony to the author's skill. As the story unfolds, readers bear witness to a profound connection with the divine, simultaneously immersing themselves in the state of void (*śūnyatā*) describ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i. This fusion of experiences leads to a remarkable

reconstruction of self, characterized by purification and healing. Ultimately, *Man with Clipped Wings* ascribes new meaning to the concept of illness as it chronicles the journey of self-healing, all contextualized within the broader modernist literary tradition of illness narratives. This approach extends the boundaries of formal modernism, offering an innov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elf and the exploration of illness narratives.

Keywords: *Man with Clipped Wings*, Modernism, Wang Wen-hsing, Illness Narrative, Faith, Self-healing





王文興《剪翼史》中的自我療癒、宗教信仰 與疾病敘事

一、前言

王文興是堅持現代主義語言實驗的小說家，¹繼《家變》（1973年）和《背海的人》（上冊1981年、下冊1999年）兩部長篇小說創作之後，他在2016年出版了第三部長篇小說《剪翼史》，以一位大學教授罹患暈眩疾病為主軸，敘述他的教職生涯受到疾病影響而每下愈況，婚姻也因種種因素宣告仳離，人生猶如一剪翼歷程，最後孑然一身退休。《剪翼史》詳細描述了疾病的病徵與身體的感受，特別是自我在面對疾病導致身體的失控所產生的厭惡和恐懼，而有主體喪失的危機，因此採取各種對治方法，最終憑藉宗教信仰的力量完成了自我療癒的過程。

王文興曾自述《剪翼史》是一本有關宗教生活描寫但沒有神學討論的宗教小說，²就文字而言，《剪翼史》的語言實驗也延續了《家變》和《背海的人》且更為平易。³歷來研究王文興作品者，多從其短篇小說和《家變》、《背海的人》兩部長篇小說進行現代主義的主題和形式研究，相關成果收錄彙整於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在2013年出版的《慢讀王文興》系列專書七冊，當為台灣現階段最完備

1 王文興堅持使用特殊的文體來創作，講究讀音效果和文字的簡練精確，字斟句酌造成他的寫作速度極慢，也長期處於不受讀者了解的困境之中，但他堅持長此繼續和文體浴血奮戰，因為這是一場「修辭立其誠」的戰爭，是他與文字間無休止的戰爭。見王文興，〈無休止的戰爭〉，《書和影》（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8.04），頁197-198。

2 單德興、王文興，〈小說背後的作者世界〉，單德興編著，《王文興訪談集》（台北：文訊雜誌社，2022.05），頁208。

3 單德興、王文興，〈回首來時路〉，單德興編著，《王文興訪談集》，頁217。

的王文興研究資料。而《剪翼史》出版時間較晚，自未能收錄於此套專書之中。

目前《剪翼史》相關的研究僅有三篇書評和一篇附帶論及《剪翼史》的論文，對之有肯定亦有批評。肯定者如甘昭文，指出《剪翼史》以違拗的語體、意識流技巧、人物模塑及主題的觀照，叩問「生而為人」的困境，也貫徹了現代主義的美學實踐。⁴張孝慧則指出《剪翼史》主角賀宗成的信仰經歷，以及王文興欲藉由《剪翼史》傳達的宗教哲思，賀宗成的「宗教之路」實為整部小說的主線但相對隱晦。⁵批評者如朱宥勳，以現代主義形式與內容已不符現在讀者的詮釋框架和美學理解，否定《剪翼史》的創新性。⁶黃錦樹在討論童偉格的寫作時則提及《剪翼史》，認為其表達形式（超級結巴的破中文）和內容（封閉的學院生活）皆貧乏，是歷史傷停時間（一九四九後民國台灣的凍結歷史）中的一種個人話語和自殘式童話故事。⁷

可以看到這些論述仍多從傳統的現代主義主題和形式角度予以正反面評價，或是加入宗教信仰的觀察、以及從台灣歷史背景與個人美學形式的關聯進行解讀。而從宗教角度研究王文興亦不乏前例，例如張誦聖就曾指出王文興的小說主題富含宗教意味，〈命運的迹線〉、〈海濱聖母節〉、〈龍天樓〉探討的是人類未知的命運；〈寒流〉、《家變》談的是罪和良心；《家變》也呈現出兒時感受的死亡經驗；〈命運的迹線〉及《背海的人》探究的是人和上蒼的關係。⁸黃啟峰認為《背海的人》是無神論者走向悲劇的過程；⁹楊雅儒則指出王文興後期的短篇小說〈明月夜〉夢中浴火重生的宗教意蘊與神蹟書寫，是其宗教文學的一大

4 甘昭文，〈現代主義者的信仰告白：評《剪翼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23期（2017.07），頁33-35。

5 張孝慧，〈書評：王文興《剪翼史》〉，《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25期（2018.06），頁197-201。

6 朱宥勳，〈《剪翼史》竟然只是重新發明了車輪？〉（來源：<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907-culture-novel-wangwenhsing-wheels-2016>，檢索日期：2022.09.05）。

7 黃錦樹，〈歷史傷停時間裡的「寫作本身」〉，《中山人文學報》43期（2017.07），頁1-21。

8 張誦聖著，謝惠英譯，〈王文興小說中的藝術和宗教追尋〉，《中外文學》15卷6期（1986.11），頁108。

9 黃啟峰，〈試論《背海的人》隱含之宗教意涵〉，《輔大中研所學刊》17期（2007.04），頁175。

變化。¹⁰ 這些作品從早期的疑神問神到後來的神蹟轉向，也為《剪翼史》描寫宗教信仰的歷程奠定了基礎。

然而僅從現代主義的內容形式評價、或從歷史背景的外緣研究出發、或指出其顯見的宗教主題，都尚未能充分涵括《剪翼史》的豐富性。觀其內容，主角賀宗成的疾病感受及求治經歷甚至占據了全書大半的篇幅。因此本文嘗試開拓不同的研究面向，提出有別於前人的視角，以現代主義主體型態結合醫療人文的疾病敘事，探討《剪翼史》如何透過語言符號，呈現身體性自我的語言藝術，面對主體喪失的危機，展開一個特異的疾病世界，並借用社會學者亞瑟·法蘭克（Arthur W. Frank）的「追尋敘事」（quest narrative）模式，分析主角在遭逢疾病的試煉時，如何透過宗教信仰轉念，提升自我為棄惡存善的價值主體，由此發現洞見，疾病乃是主體獲得重生的幸運之機，並融入中國傳統文人的空境體會，重構主體，邁向自我淨化與療癒之路。

台灣現代主義文學之中，李喬、宋澤萊、舞鶴、聶華苓等作家曾以各種心理疾病、戀屍癖、瘋癲與精神分裂的徵狀，來呈現國族歷史、父權體制和政治社會的問題，疾病是受難者的創傷印記，亦是某種逃避／轉移機制的變形，小說中的受難主角因而成為某種異化的存在，或是某種具有異鄉人色彩的邊緣且另類的主體。¹¹ 現代主義作家所使用的意識流、心理機轉和凌亂無序的敘事手法，更呼應了此種異化或邊緣主體的存在樣態，成為一般疾病書寫在敘事藝術上難以取代的風格。王文興《剪翼史》正可延續此一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主體型態與疾病書寫的研究視域，卻又與上述作家所賦予疾病的創傷印記有所不同，而是透過疾病的試煉和宗教信仰的力量，對現代主體進行重構與昇華，由此亦可窺見台灣現代主義

10 楊雅儒，《人之初，國之始：二十一世紀臺灣小說之宗教修辭與終極關懷》（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2016.07），頁159。

11 侯作珍，〈家族之痛、國族之傷——論宋澤萊和舞鶴小說中「異鄉人」命運的傳承與轉化〉、〈文明的創傷與超越——戰後台灣心理小說中的情欲與自我建構〉、〈現代人的病理解剖室——論李喬的短篇心理小說《人的極限》和《恍惚的世界》〉，《個人主體性的追尋：現代主義與台灣當代小說》（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08）。

文學中的疾病書寫之豐富內涵。

現代主義以自我為世界的中心而建立的現代主體，在面對外界變動時會想要保持自我的完整，不斷抗拒並尋求超越，不願臣服於外界控制而成為自失的主體，試圖以理性批判來鞏固自我價值。若以此觀點閱讀王文興的三部長篇小說，會看到「現代主體三部曲」的形塑和演變：《家變》的主角范曄身為西化的知識分子，面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家庭關係的壓力，不斷抗拒以保存自我的主體，維護主體的完整性，他與現實環境的關係是不和諧的。《背海的人》主角「爺」相較於范曄雖屬於下層知識分子，仍對階級和宗教信仰等議題進行批判，其言行雖常自相矛盾，最後落海而亡，是現實環境中的挫敗者，在面對現實的無能為力中仍顯出犬吠式的自我主體性。到了《剪翼史》的大學教授主角賀宗成，乃學院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其自我的主體卻面臨不明暈眩疾病的侵襲，使其感到身體失控的厭惡羞恥，產生主體喪失的恐懼，不得不成為自失的主體，這就是現代主體所面臨的最大威脅，而且不能自控；這也是《剪翼史》與《家變》和《背海的人》最大的不同。

現代主義的思想主體較少關切身體的細微變化與感受，然而患病的主體使其強烈感受到自我與身體的關聯，無法不直面身體失控所帶來的一連串危機，甚至主體也有喪失之虞，因為當我身體失控時，我的「存在」也出現危機，疾病的痛苦與殘缺終將改變自我的存在狀態，《剪翼史》正是自我面臨疾病威脅而產生自失危機，並透過信仰力量去扭轉對疾病和身體的認知，進而重構與昇華主體的一部現代主義疾病誌。

疾病誌（pathography）旨在描繪疾病、治療、甚至死亡的個我經驗，是一種關於我的書寫。《剪翼史》又比一般疾病誌具有更豐富的人文與藝術內涵，將疾病的感受、身體的狀態、生命的困境、道德的思辨、宗教的體悟，透過現代主義的語言藝術，展開一場自我療癒的疾病敘事，超越了一般的疾病書寫，疾病不再是自我關注的焦點，自我因病而歸信，並獲得主體重生的歷程，以及其所運用的語言藝術，才是《剪翼史》的特色所在。

本文將分為兩大論述脈絡，首先從《剪翼史》的疾病敘事與語言藝術出發，探討身體性自我以疾病為徵狀的語言藝術，連結到疾病徵兆對日常的影響所凸顯的主體危機、以及如何尋找解方，採取對治疾病的各種方法，由此開啟宗教信仰的契機，踏上追尋敘事的疾病受難旅程。其次從天主信仰作為疾病轉化的療癒之旅，闡述宗教信仰如何作為轉念的動力，由此發現洞見，肯定疾病的存在價值與正向意義，並從克服誘惑、懺悔已過、看淡人事與體會空境、以及自我視域到生命視域的轉化，展開價值主體的重構與昇華，完成自我療癒的旅程。最後將《剪翼史》對疾病賦予的意義以及自我療癒的歷程，置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疾病書寫脈絡中進行比較和詮釋，建構《剪翼史》在現代主義的形式和內容以及外緣研究的傳統之外，另一種主體研究和疾病敘事的創新角度。

二、《剪翼史》的疾病敘事與語言藝術

王文興小說的語言藝術是他進行現代主義語言實驗最鮮明的手法，張漢良曾以《家變》為例指出王是以漢字形貌的變化為手段，凸顯漢字形音義的特性與功能，而創造出作品所需的意象和音效。黃恕寧也據此進一步指出王的語言實驗是為了尋求對故事主角人物心理的既真實且象徵的描寫，並具備了詩歌語言的聽覺、視覺、語義效果。¹²《剪翼史》延續此一語言實驗，在文字設計上包括了注音、古字、簡體字、黑體字、異體字、放大字體、以及各式各樣的標點、自創的標點等，王文興說這只為求真，有時也為求順，皆涉及聽覺、視覺二者。¹³由此可知王文興的語言藝術之實驗目的，是藉由各種字體和標點符號所營造的視覺、聽覺乃至語義效果，趨近人物心理和感受的真實，這不僅擴充了漢字的讀音和表

12 張漢良，〈淺談「家變」的文字〉，《中外文學》1卷12期（1973.05），頁122-151；黃恕寧，〈王文興的詩歌語言〉，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5。兩文論點轉引自黃恕寧，〈淺論王文興語言藝術的現代意義——自創字修辭初探〉，黃恕寧、康來新主編，《無休止的戰爭：王文興作品綜論》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12），頁84。

13 單德興、王文興，〈回首來時路〉，單德興編著，《王文興訪談集》，頁217。

意系統，¹⁴也可以將之與不同創作題材結合，成為一種別具特色的語言藝術，例如《剪翼史》透過主角賀宗成的患病視角，敘述身體的疾病感受之種種，便形成了一套疾病敘事的語言藝術。以下將從身體性自我的疾病敘事如何透過語言藝術來經營、疾病如何影響日常成為主體危機、尋求解方的經歷以及展開追尋敘事的受難旅程，來探討《剪翼史》的疾病敘事與語言藝術。

（一）以疾病之名：身體性自我的語言藝術

身體與心靈都是構成主體的要素，由於近代的思辨主體太強，以致於身體變得非常沉默，思辨的主體成為意識強大的「思想我」，主導著自我的意識，不會說話的「身體」則成為自我控制的對象。然而疾病的產生，往往使得身體透過疾病來說話，迫使自我意識到身體的存在。亞瑟·法蘭克在他的著作《受傷的講故事的人：身體，疾病和倫理》中，曾指出身體與自我的關係，並引述社會學者克萊曼恩（kleinmans）的「身體性自我」（body-self）概念，說明自我對身體的控制關係。當人們健康時，身體就是自我，自我就是身體，不會特別去注意是否能控制自己的身體。但當人們生病時，自我就意識到身體的不受控而不想是身體。疾病使人們產生對身體有意識的監控，並學習如何與自我對身體的失控狀態共處。¹⁵在以下兩段《剪翼史》的描述中，便可看到「我」對「我的身體」失控所引發的恥辱與疑懼，自我感到身體的不受控與不可解，而產生無法面對的災難感：

14 然而王文興的語言藝術也容易令人誤解，例如《剪翼史》使用的注音，並非一種不符主角身分的幼兒腔調，應和其他黑體字、標點符號等同觀之，都是強調讀音和感受，一種營造聽覺或視覺效果的表達方式。《家變》主角范曄和《背海的人》主角爺，都有以注音來強調其說話的語音，張漢良在〈淺談《家變》的文字〉曾指出：「王文興所造的字、怪用的字、黑體字、加線字、數字、字母、注音符號與標點符號，都是為了區分或增強讀音的效果。」當文字力有未逮時，便借助於注音、標點符號或英文字母來強化各種聲音之間的細微差別。張漢良更在〈王文興《背海的人》的語言信仰〉進一步指出，王文興對注音符號的聲母韻母的拆解和寫法，可解決漢語的單音節神話。兩文見黃恕寧、康來新主編，《嘲諷與逆變：《家變》專論》（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12），頁200、201；《喧囂與憤怒：《背海的人》專論》（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12），頁261。

15 Arthur W. Frank,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28-30.

我就講不出話，在，這麼樣的，豁大的，一整班底學生底正前。我怎麼會，變成了，這樣？我從來，一向而來，皆沒有過，像這樣象。我的身體發萌了，甚麼而來的箇，**大棘題**，—它來了的？¹⁶

這是賀宗成在上課時忽然感到不適，瞬間說不出話，無法控制身體的異狀，因此深感疑惑為難與不安，尤其在一整班學生面前。這種當眾的身體失控，對賀宗成來說是完全沒有遭遇過的「大棘題」，棘手的程度要用黑體表示出它的強烈性——「我」居然無法控制「我的身體」，身體在此變成了陌生化的「它」。王文興以象徵人物心理狀態的語言，真實地再現了疾病主體對身體遭受不明疾病侵襲的惶惑和羞懼。小說接著描述賀宗成的感觸：

我們人的**身体**，—大體，每個，每一仵，人，都知道，—是的，是一个 神秘—時常，—常々總是**莫明其妙**的。—不止軀體是一个 神秘，今天的厄遭，也是這樣樣一个神秘，從，一素，以來，一慣最高的光榮，陡地降到最低恥羞层，實在是个**諷刺**，實在是不可解，不可微的神秘。（《剪翼史》，頁10）

身體在此用簡體字「体」，強調的是身體是人之本，當它出了問題，連帶會影響到人的思想、意識和精神，偏偏人對身體的認識是如此有限，因此說身體是神秘的，莫明奇妙的。神秘不只用黑體表示，也使用底線去強化其神秘性。身體失控是一種厄運，不但令人不可解，也令人感到羞恥，因為堂堂大學教授竟然會在眾學生面前暈眩失語，有損教授的地位，從高級知識分子最高的光榮寶座跌落至比學生還不如的失能狀態，故而深感諷刺（以黑體表示其諷刺程度）。

法蘭克也透過高夫曼（Goffman）的研究指出社會要求人們相當程度的身體

16 王文興，《剪翼史》（台北：洪範書店，2016.08），頁9。以下引文出自此書者，於引文後標明書名及頁碼。

控制，身體失控會使人們被污點化（stigma），也令人尷尬，因此在期待掌控身體的場合必須不要讓身體失控。¹⁷ 由此亦可明瞭賀宗成為何會因身體失控而有極大的羞恥和恐懼感，因為他在學生面前會變成污點。無法控制身體且當眾失能是令人尷尬不安的，尤其以教授的身分，他厭惡和害怕成為污點。從上述兩段《剪翼史》的描述，便可看到疾病讓人不斷意識到自我和身體的相關性，無所遁逃，同時也看到現代主義者王文興如何以視覺性藝術呈現疾病敘事的語言：一種以身體性自我的疾病感受為主的語言藝術。

此外，疾病的眩暈症狀之強烈，也讓身體性自我產生異類感：

他稍停了片頃，就，再鼓起了力來，再講一趟：「因為……」他，突然的，—因為，出力太烈，一陣眩暈，覺眼前朦朦的，—然後，混身畢身，有猶，電擊，一般，發熱，而，在同時，統身被汗，就即拏「麥克風」的手，都亦汗滴如泓。他想，—如果，更，重複一度，他相信，立刻的，—他，當要—，昏倒。—這時候，—他想，—他非要果絕地離開牠不可了。（《剪翼史》，頁13）

這是賀宗成回想用力講課時突遭不明眩暈所侵襲的感受，使用許多破折號、空白和逗號來表現發病時身體的受阻感、滯礙感和斷續感，「眼前朦朦」、「身猶電擊」、「統身被汗」都是具體而細緻的疾病感受，致使他有強烈的要昏倒的預感，因此他必須果絕的離開「牠」——這個牠，就是被「異類化」、「動物化」的眩暈疾病。「牠」令身體性自我極度不適而想要在昏倒前趕快離開，逃避當眾失能的尷尬。被異類化的疾病也顯示了它不受自我理解和控制的一面。

隨著病程的推進，這不明的疾病更進一步產生了味道與形貌：「他聞到，一淹，惡臭，這是他，在世界上，從沒有聞到過的一種宏臭。」，「那奇異

17 同註 15, p.31.

的醜臭又來了，而，當他回到，研究室，坐下來時，當他閤上眼睛，休息時，他，竟看到有一張閃綠色的醜甚的顏臉颯現在他的鸞前。」（《剪翼史》，頁48、53）這種臭味和綠色的醜面，又將疾病賦予妖魔化形象，注音拼音的鸞呼應了閤上眼睛之後獨存的聽覺性，強調疾病的妖魔形象歷歷在前，也讓賀宗成下定決心要去看醫生。如此具有視覺和聽覺效果的語言藝術，使《剪翼史》的疾病敘事更為貼近身體性自我的罹病感受。

（二）主體危機：疾病的徵兆及對日常的影響

自我面臨疾病威脅而產生身體失控的災厄，進一步招致主體喪失的危機，不斷地在賀宗成的生活中上演，成為影響日常的最大恐懼，尤其是影響上課的效果：

他講的很慢很慢，常常停口（他以這樣的辦法，**慎防**頭暈），一所有的，教室裡的同學，悉俯著頭，**努力**書筆記。他，這時候，相當的**憎惡**自己裝著的侶侶，殭殭的微笑。啟先都還好，但是，過了一刻鐘嗣後，那，快要暈倒之感覺又來了。他講得更形之慢。許多的學生悉抬頭，慄恐的看之。（《剪翼史》，頁20）

當頭暈的徵兆襲來時，自我因恐懼隨時會暈倒而使身體失控，故只能以放慢講課速度來因應，但是愈放愈慢的講課已明顯反常，使學生察覺到不對勁而感到害怕了，就連賀宗成自己都憎惡起自己臉上佯裝的殭笑。這一段敘事中，以自創字侶來表示類似虛偽和勉強的意象，為了佯作無事而裝出來的不自然微笑，正是為了掩飾身體失控的表現，由此而產生的自我厭惡更是一種對主體喪失危機的厭惡。

由於暈眩之症已影響到賀宗成的上課效果，接下來他必須面對的是學生的不耐煩以及曠課者愈來愈多，甚至達到三分之一的局面，特別是教室內當場離開的

學生，更是令他親眼目睹而「痛苦百匯」。（《剪翼史》，頁 21）此處特別放大和加粗痛苦二字，說明了學生的揚長而去深深打擊了他的自尊，並且下意識地轉化為自擊：

那隻，—剛才的那隻，微蚊，—又飛到—他的一耳窩傍。—嗡嗡·嗡嗡·他，一連的，打了，自個，**四五**個大掌，—想牠，這樣子的話，這蚊子應該當可以**掃**到牠了。火燙火燙，辣熱熱的知悟。未知，這樣，這張臉—會不會一教，掌得腫擴了一廓。（《剪翼史》，頁 22）

在這裡表面上是打飛蚊，其實是由於內心的羞憤與自我厭惡，才使他用這麼重的力道，連打了自己四五個巴掌。如果只是單純打蚊子，根本不用下這麼重的手。從「這蚊子 應該當可以 掃到牠了」這句話來看，蚊子的意象實則與乍隱乍現的不明暈眩之症重疊，疾病再次被異類化與動物化，欲擊之而後快；而自擊後的「火燙火燙，辣熱熱的知悟」更透顯對身體失控的羞憤和主體喪失恐懼之「痛感」，這「掌得腫擴了一廓」的臉，銘刻著主體危機的深沉創傷。

為了挽回受損的自尊，賀宗成利用身為老師的權力，在課堂上點名女學生回答問題，待女學生答錯便糾正她，顯示老師的能力仍然高於學生，以此來彌補他失去的尊嚴。女學生扁嘴的表情，似乎在說「你，呵，你自己 都是一個 搖搖欲墜 底人了，你還要來整我。」（《剪翼史》，頁 23）但仍遵順於他，看到他興高采烈的糾正她的錯誤，她頓時面色白死、俯下眼睜。由此可以看到賀宗成將自己的主體喪失（搖搖欲墜的人）的痛苦，轉移到學生身上，運用師生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迫使女學生在知識的落差下喪失自己的主體（不知正確答案而受人主宰），遭受同樣的主體危機而感到痛苦，由此建立老師的優越地位，替換老師自身的主體危機。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心理自衛機制的補償（compensation）作用。

然而在家中發病時，與妻子分居的賀宗成獨身一人，便再也無法利用學生轉

移他的恐懼，而必須赤裸裸的面對這場棘噩了：

在衛生間裡，他 打完了水 走出來，在小走廊 ㄟ 的時候，他，忽間的，一
陣 失 望， ㄟ 上來，他又，感受到，日時，上課的 時下，那苦 ㄟ 的 所碰，
一陣電殭 一樣的 楚痛，（他站 了 住腳．）——他 完全不知道 他 怎麼會 遭
遇 這個樣子的 棘噩，——他 不知道 要 再發生的話——他將 怎麼樣 應變，——
只有，等著，一边走，边看 怎麼辦 他來 了 ㄟ。（《剪翼史》，頁42）

這段描寫之中，使用了四處注音符號，來放慢閱讀速度和強化音調，分別是「小走廊 ㄟ」；「一陣失望，ㄟ 上來」；「感受到，日時，上課的 時下，那苦 ㄟ 的 所碰」；以及「一边走，边看 怎麼辦 他來 了 ㄟ」，可以看到，這四處強調的分別是賀宗成的發病地點、失望的產生、苦痛的感受，以及邊走邊看著辦的無奈語調。因為這種如遭電殭、猝不及防的痛苦疾病徵兆，已經不僅是白天干擾上課，連居家日常都如影隨形，令他當下必須站住腳，無法行走。他完全對這場棘噩束手無策，不知其為何發生，也不知該如何應付，從粗體的電殭、楚痛、怎麼會、棘噩等字來看，在在凸顯了賀宗成發病時的痛苦以及對疾病的無能為力感，他只有「一边走，边看怎麼辦」，這裡使用簡體字的边，來呈現出一個人賣力行走的樣子；而簡體字的办，也有一種左右受阻想致力突破的意象，就此展開後續為疾病尋找解方的各種嘗試。

（三）尋找解方：對治疾病的各種方法

當疾病症狀出現的時候，個人主觀感受到自己的生病狀態，便會試圖尋找對治疾病的各種解決方法，展現生病行為的一系列階段，包括對癥候的經驗階段、對患病角色承擔的階段、求醫階段、依賴性的病人角色階段以及復原階段。¹⁸ 賀

18 Edward A. Suchman, "Stages of Illness and Medical Care." *Journal of Health and Human Behavior*, 6, 1965. 轉引自葉永文，〈生病行為與角色〉，《醫療與文化》（台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9.08），頁41。

宗成在上課和居家時，皆不時遭受有如電殛的暈眩症狀侵襲，且症狀日漸嚴重，甚至產生醜臭和醜臉的嗅覺與視覺感受，至此，他已經體驗了對癥候的經歷階段，意識到自己生病，並進入對患病角色的承擔階段。在此階段，患病者可卸下平日的社會角色而在家休息或自行購買成藥來減除病症。¹⁹於是我們看到，賀宗成在上課前為預防暈眩，開始吞維他命度日，期末最後一堂課，他甚至把藥量增加到三倍，但是卻出現心跳、難以睡著、眼睛紅、嘴部乾燥的後遺症，使他後來減少到只吞一枚，但症狀並未完全改善，因此賀宗成又透過祈禱的方式，希望能減輕症狀；直到他在研究室闔眼休息卻看到綠色醜臉，他才自認病況加重，決定要去看醫生：「他再不能 不認為 這一個病——是個該解決的問題。」（《剪翼史》，頁 53-54）一旦尋求醫療專業的協助，生病行為即正式進入求醫階段。

然而，求醫並未使賀宗成的病況得到解決，反而增加他的心理壓力。現今的醫院猶如一座巨大的工廠，輪椅和推床在長廊間穿梭不停，病人家屬們則奔波在各部門間，才能完成一次就醫歷險。由於各專業的分科越來越細密，醫療專業的養成過程也越加習慣於「以疾病為導向」為主的教學方式，²⁰致使整個醫療體制乃至於個別醫師在看診時皆以疾病為導向，較難以病人為中心給予尊重。試看賀宗成的就醫經過：

他，選擇了 一般 之 科，上去 掛了一個號。……醫生向後 一靠，（是這時他把 口罩 拉下，） 問 問：「怎樣？ 哪裡 不舒服？」 要回答這問問題，他覺得， 要描寫此疾 的病狀， 他覺得 難以言說 的 羞辱，——他像一 隻招罪吐實的獄犯。——而 況， 四 周圍， 還， 站 來 這麼多人——都 熱切 旁聽 的人， 共： 兩位 護 尸^ㄣ， 一員， 前面， 穿 衣服 底 病人， 還有， 兩個， 待， 俟， 候 看 病 的人。 他， 低聲 囁 囁 底， 敘 陳 病情 時， 二名 護 士 眼 直 直 地 露 出 興 趣——把 他說的， 當成， 直 所未聞的 奇 誕，——這 不簡單， 連 她們 都 沒有

19 同註 18，頁 41。

20 林慧如，〈從醫病關係到病醫關係的價值省思〉，《高醫通識教育學報》4 期（2009.12），頁 120。

聽過。一望著，醫生的肚子，他，簡單潦草的，（甚至，把病情減輕了）陳述著，一他，且，省略了聞到臭味，以及看見綠面的兩個地方。他，不容易，敘完了，然後，醫生就要他去驗血，驗尿，看X光，做心電圖，等等等等。做完回來，醫生稱，他沒有浮沫，只要多休息就好，這一個醫生，對他的職業，他的學校，彷彿更有興趣，他一連延的，問了他幾個問題，比他對醫生的，諮問，問題的興趣，還高。賀宗成，攬了，一大抱，的藥，回來。（《剪翼史》，頁54-55）

在這段敘述中，醫生一開口就問「怎樣？哪裡不舒服？」即是常見的「以疾病為導向」的問診方式，醫生無暇也不會去考慮病人的個別狀況和感受，「問問」的異／簡體字運用也把發問者的形象聚焦在中間的「开」和「口」上，強化其單刀直入的詢問，讓賀宗成這樣具有大學教授身分且重視名譽和隱私的人，感到陳述不明病狀是一種「羞辱」、「像一坨招罪吐實的獄犯」。至於為何會感覺像獄犯？實乃醫病關係與一般人際關係截然不同，因為醫病關係並不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醫師與病人所面對的有時是非常不確定性的問題，並且醫師往往獲悉病患私人的隱私，也就是資訊的不對等。²¹換言之，大學教授專業與崇高的職業地位，一旦遭遇到生病行為中的求醫階段，就不得不面對另一個權力者——掌握病患隱私權力的醫生之訊問，被迫得陳述自己的疾病隱私，並連帶喪失了自己的職業優越性，而感到淪為招罪吐實的獄犯。

更何況，陳述疾病隱私時，還有醫生以外的旁人圍觀，二名護士甚至饒有興味地把賀宗成的病狀陳述當成直所未聞的奇誕，並沒有讓病患有被尊重的感覺，故賀宗成的反應是「望著醫生的肚子」、「簡單潦草的陳述」並減輕病情，省略嗅覺和視覺上的異常症狀，這都是病人的隱私權被觸犯而使醫病關係缺乏信任的表現。雖然經過專業檢查之後，醫生判定賀宗成沒什麼問題，但醫生對賀的職業

21 紀櫻珍、紀琍琍、吳振龍、黃松元，〈醫學倫理與醫病關係〉，《北市醫學雜誌》3卷12期（2006.12），頁6。

和學校所表現的高度興趣，反令他有隱私和名譽（大學教授罹患奇症）皆受到窺探的不舒服之感。

因此，賀宗成雖拿藥回來卻不曾吃，並決定「這一個毛病，由他，自己，去調適，等牠，這一個毛病，牠自己癒得。」即使他的病並沒有減輕，他也不願再回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願意，再在，護士，與許多病人的跟前，遭受，苦痛的『人民公審』。」（《剪翼史》，頁55）可見臨床醫療的醫病權力不對等、以及不尊重病患隱私的問診方式，會使病人不願意繼續求醫階段，而寧可尋找其他治療方式——向神祈禱。

有趣的是，賀宗成在祈禱有成效後，卻一度「異想天開」打算看中醫，但不想被別人看到，於是選擇遠一點的診所，位於花街柳巷，附近有醫治花柳和跌打損傷的招牌，而且決定「夜黯的時候潛去」。他覺得自己像個「小偷」、「特勤間諜」、「竊賊」、「情報工作員」，「望著牆上，我，濛暗的影現一犯罪！犯罪！——我在這域作不可告人的黯事。」（《剪翼史》，頁77）此處提及他不想被人發現而偷偷去看中醫，又將診所地點與聲色場域並列，彷彿犯罪似的，可以看到他對身患奇症有不可告人的罪惡感，同時也帶出中醫在台灣的地位不若西醫受重視，²²常常成為次要的醫療選擇。賀宗成看的中醫兼判面相，桌上有金爐焚香，亦顯出民間傳統的醫卜結合色彩，與現代醫療（西醫）的科學理性所營造的專業感大異其趣。雖然中醫問診沒有讓賀宗成不舒服，但診斷也和大醫院差不多，要抓藥長期服用並週週回診，他認為太麻煩而作罷。至此，他不再尋求醫療體系的幫助，而是轉向宗教信仰的支持，踏上疾病受難的旅程，展開了自我療癒的追尋敘事。

「追尋敘事」是亞瑟·法蘭克在《受傷的講故事的人：身體，疾病和倫理》

22 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西醫挾其強勢的科學意識來到東方，再配合民國新政的現代化目標傾向，西醫與國家醫政的勾合，已讓中醫退出國家醫療主體的位置，而淪為民間社會醫療中的一環。國府遷台後台灣的相關醫藥行政和醫學教育皆以西醫為主體，中醫發展遭受相當程度的抑制。見葉永文，〈第九章「中醫的文化影響」〉、〈第十章「中醫科學化的困境與出路」〉，《醫療與文化》，頁199、219。

提出的一種「疾病敘事」模式，意指病者接受疾病，在疾病召喚而來的旅程中展開追尋。追尋被定義為病者的信念，這信念就是從生病經驗中可獲得某種東西，可提供給病者一種聲音作為說自己故事的人。但病者在生病之初可能會拒絕召喚，在身體、精神、情緒和人際關係上因病遭逢各種苦難，然後嘗試去轉化這種痛苦，將疾病視為一段追尋旅程，最後發現了某個洞見（insight），疾病被轉化為一種使病者成為新人的手段，即身上有病但超越生病的狀態，²³正如《剪翼史》主角賀宗成的主體重構與昇華的狀態。但賀宗成並不以戰勝者自居，而是以信仰的力量回顧未盡如意的人生，找到自我安頓之道。以下便透過「追尋敘事」的概念，來探討賀宗成如何以天主信仰作為疾病轉化的療癒之旅。

三、以天主信仰作為疾病轉化的療癒之旅

疾病是人類共有的困境，治療疾病也是人類的希望與追求，在醫藥罔效的時刻，宗教往往成為人們的心靈寄託，治療疾病也就變成宗教信仰的神蹟之一，通過神蹟醫治疾病不僅記載在聖經福音書中，在許多宗教的見證中，也有患病者通過祈禱的方式經歷了超自然的醫治，從而對其信仰產生深刻的影響。²⁴《剪翼史》的寫作即與王文興個人的宗教信仰經驗有關。

在單德興對王文興的訪談中，可知王文興從早年起便探討命運的問題，手記中有不少宗教感思，1985年領洗成為天主教徒，《剪翼史》是他首次嘗試融入自己的神蹟和祈禱經驗、肯定宗教和神的存在的長篇創作。王文興曾表示他在人世糾紛和健康上遭遇到種種問題，如果沒有宗教依賴的話，很多是沒有辦法應付的。他認為一切宗教都是醫學，而且可能是更深層次的、更根本的、從心靈深處治療。²⁵宗教能治療身體也能治療心靈，包括那些過不了的人際關係瓶頸，他說：

23 Arthur W. Frank,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pp.115-118.

24 趙盼，〈民國時期基督教見證中的神蹟性醫治現象研究〉，《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55期（2021年・秋），頁104。

25 單德興、王文興，〈文學與宗教〉，單德興編著，《王文興訪談集》，頁106、111、118。

「這種事情……在我接受信仰以後，就好像原本生病一樣，竟然豁然而癒了。」²⁶透過《剪翼史》的賀宗成，正可見到宗教信仰的力量，在個人面對疾病和人際事務的紛擾時，成為轉念之機，進而發現洞見、重構價值主體、完成自我療癒，也使賀宗成有別於范曄和「爺」，得到現代主體最終的平衡與安頓。

（一）轉念之機：宗教信仰作為動力

賀宗成以前在香港上中學的時候常常祈禱，後來擱下多年，直到罹患暈眩之疾，影響正常生活，才第一次想到用祈禱求助。他在赴美籍教授之約前，擔心症狀發作，所以念誦天主經，果然平安無事。此後他便日日祈禱，並去教堂參加彌撒。大學時期他本認為上教堂的人都是愚夫愚婦，現在因身患奇症，才對此認知感到慚愧，並閱讀神父所說的耶穌抗拒魔鬼誘惑的故事，而頗有所悟。我們看到正是因為疾病無可治癒的恐懼，才讓賀宗成重拾荒廢已久的祈禱，進而走進教堂，改變知識分子對宗教的不信任，願意虛心接受宗教經典的指引。

當他看到一位母親帶著一個言行異常的小孩進教堂、以及一個自言自語的人在遠離人群的地方獨坐時，他猜想那位母親是攜子交託給神去治療疾病，也驀然領悟：

要不痛苦的人，也不到這裡來，一教堂，是為受苦的人而開的，一教堂是必要的（《剪翼史》，頁61）

賀宗成從以前認為教堂是愚夫愚婦去的地方，到他體會教堂是為受苦的人所開的必要存在，至此，他已經放下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姿態，不再認為宗教信仰是愚昧而必須除魅的。相反地，他因為自身的病苦而接觸到其他同受病苦的眾生，才了悟神的救贖對受苦的人所具有的超越性意義，於是在天主台前，「他就，

26 同註25，頁111。

心 中的，希望，康復的願望，黯黯 說了出來，一那個 代表的 信友 說：『我們同聲祈禱 —— 』他和一所有的人—— 答 回：『求主俯聽我們』，」（《剪翼史》，頁 62）此刻，賀宗成在教堂裡和眾人一同向神祈禱，說出康復的希望，代表他已經不是學院中與世隔絕的教授，而是和受苦的眾生一樣卑微無助，需要神的俯聽與垂顧。因此對受苦的體會，正是賀宗成轉念的契機，讓他放下身段，融入眾生，成為虔誠的信徒：

往後，賀宗成，都 去 望彌撒。他知道，儻要 不 退步，他就 須靠 「神」的幫助。而，至今，每週的課都 沒 惡化，可知 已經蒙被 「神」的照顧。（《剪翼史》，頁 63）

為了疾病能夠得到控制，賀宗成勤望彌撒，把希望託付給神，全心依靠神的幫助，藉由這一份堅定的信仰作為動力，果然令他的病沒有繼續惡化，他更認為這就是蒙神照顧的證明。這種「神蹟性醫治」的發生，對當事人具有重要的信仰意義，疾病成為接觸神並歸信的契機（因病歸信），²⁷ 在初始或許會有功利性的色彩，但隨著信仰愈來愈堅定不移，這份力量反而內化到他的思想之中，改變他的認知、行為和感受，產生價值主體的變化與重構。也就是說，「神蹟性醫治」先從疾病的有效控制給予病患信心，強化對神的信仰，因為信仰的力量足以削減主觀的病痛感受：

他，身上的病， 一直還在。或許，他**控制**了一點，——畢竟 他都未昏倒。——他，——相信——他，每週的，——諸个祈禱及彌撒，令他未致暈失。他的鬼面，綠鬼面，和厚臭味，倒是消失了。這，似乎，在他回教堂去，而後，尋 消失矣。（《剪翼史》，頁 74）

27 同註 24，頁 110。

在這裡，疾病雖未完全被治癒，仍然存在於賀宗成身上，但是他透過每週祈禱和上教堂望彌撒，已經可以控制住病情，不像之前那樣有昏倒、失控的恐懼；更進一步，他的視覺和嗅覺異常也消失了，不再看到綠鬼面以及聞到厚臭味。可以說，賀宗成借助信仰的力量克服了疾病的幻象和魔考，逐步令失控的身體慢慢回到軌道，以此見證神蹟。

隨著他的信仰更加牢固，連一些日常的小病痛如感冒、腹瀉、牙痛等等，都可以通過祈禱不藥而癒，²⁸ 這種「神蹟性醫治」確實不斷堅定著患病者的宗教信仰。如果罹患疾病像是踏上追尋的旅程，那麼此一因病受苦的經驗則是引導患者接觸神，以信仰面對疾病，方能夠擺脫憂慮恐懼，發現前所未見的洞見。

（二）發現洞見：疾病的存在價值與正向意義

雖然祈禱和望彌撒可以令「神蹟性醫治」顯現效果，但畢竟未到完全根治、恢復無病無痛的健康狀態，賀宗成仍處於疾病隨時可能復發的威脅之中，對此，他認為：

他的，生病，雖，未獲得全功——但也有——每日的——日功。他能有一日功，——那嗎亦即全功矣。再說——他也——認為——神——應該認為——他，需有這個病——有了像這樣的這一個病——v 他才能殼親毗天主——所以故，——神，未醫好他的病，未口v他全功——（《剪翼史》，頁97）

賀宗成的病沒有完全醫好，得到「全功」。倘若他抱持功利的想法，可能就

28 王文興受訪時曾說，便是感冒等等小恙，都可以藉由祈禱來化為無。他認為天主教就是迷信，真正的信仰就是執迷不悟，相信祈禱的功能，相信神會介入，絕不懷疑才可以有牢固的宗教信仰。見單德興、林靖傑，〈宗教與文學——王文興訪談錄〉，單德興編著，《王文興訪談集》，頁153、156、158-159。該文亦收入黃恕寧主編，《偶開天眼觀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12）。

會質疑天主的神蹟，對信仰有所動搖；但是他並未放棄信仰，反而視每日能祈禱、維持疾病不發作為「日功」，並認為這就是全功，可以看到賀宗成已不在乎疾病能否被治癒，而是從信仰的角度看待疾病——神認為他需要有這個病，因為這是讓他親近天主的方法。²⁹至此，疾病轉化為神的贈禮，引領他走向由外而內、從身體到心靈的全面改造。他更從與何忠聖的際遇對比中，肯定了疾病的正向意義與存在價值，洞見因而產生。

何忠聖是歷史系的教授，資歷、面貌、身量、體型、遭遇乃至姓名，都和賀宗成有點相仿，不少人常把他兩人看成同一個人。尤其兩人的妻兒都在美國，兩人都獨身在台灣的大學教書，兩人也都碰到女學生的示愛。但差別就在於，賀宗成拒絕誘惑，何忠聖卻與女學生發生婚外情，導致妻子割腕自殺、緊急救回；女學生開記者會，控訴他始亂終棄，並跳樓自殺身亡。何忠聖離婚去職，落得賣房賠款、慘澹收場的遭遇：

現在，賀宗成——他覺得——這一個——何忠聖——其所遭遇的——就是他的
 遭遇。——他，極其可能，就是今天的遭災劈的這一個何忠聖。——這
 麼說，應該是一他的疾病——使他——脫離了，這一個，危滅。這是一天主
 的——欽恩了——是——這一個病，這一個疾病，反卻是，天主的一厚恩。面
 對，對這天主的**特恩**，——這「神」「秘」——他，覺得——不可思議。＊
 （《剪翼史》，頁123）

從這段話可以看到，何忠聖就是賀宗成的鏡像與欲望。何忠聖名為「忠聖」，實則是受欲望所驅使，墮入與忠聖相反的悖德淵藪，要如「何」忠聖？乃成反諷。賀宗成則恪守信仰，克服欲望而成就宗教生命，故為「宗成」，誠可「賀」也。

29 王文興認為神與醫療是大約不會令人全癒，人全癒便不再記得神。神多是醫治人到 3/4，這樣人不再危險，也不苦痛，一神醫療的 3/4 也算是一個「奇蹟」。見王文興，〈神話集〉，《星雨樓隨想》（台北：洪範書店，2003.07），頁101-102。

否則，他就會像何忠聖般遭到災劈（因婚外情身敗名裂），萬劫不復了。

由此一角度來看，作為引導賀宗成親近天主的原由——他的疾病，確實是不可思議的「厚恩」，挽救他於世間誘惑的危滅之中。如果不是身患奇症，他將成為另一個何忠聖。我們看到，疾病非但不再是令主體喪失的危機，反而是令主體消災免厄、獲得重生的特殊恩典。此一翻轉疾病的洞見，賦予疾病正向的意義與存在價值，也讓賀宗成坦然與疾病相處，不斷透過信仰的力量，走向自我療癒的主體重構與昇華之路。

（三）自我療癒：價值主體的重構與昇華

《剪翼史》的追尋敘事，從賀宗成的生病之初開始，經歷不明暈眩神出鬼沒的襲擊，造成主體失控的危機，倍受苦痛。他驚懼之餘，嘗試各種治療方法，在上教堂望彌撒時，對受苦的體會使他轉念，臣服天主的召喚，踏上因病歸信的追尋旅程，發現疾病實是免於主體危滅的恩許。此一洞見，將疾病轉化為一種使病者成為新人的手段；藉由宗教信仰，賀宗成克服誘惑、懺悔已過、看淡人事與體會空境，重構與昇華價值主體，棄惡存善，最終達到身上有病但超越生病的狀態，提升自我視域至整體的生命視域，完成自我的療癒。

1. 克服誘惑

大學男教授在社會地位與知識位階的優勢，往往對女學生形成一種崇拜和吸引力，極容易發展為師生戀。女學生的年輕貌美和主動示好，也極容易對大學男教授產生致命的誘惑，因而不顧師生倫理，甘違道德輿論，出軌犯禁。前述的何忠聖即是抵擋不住師生戀的誘惑，終致身敗名裂的例子。賀宗成身為學識豐富的文學院教授，也曾吸引女學生徐慧芳的愛慕。外校中文系學生徐慧芳，美麗素雅，旁聽賀宗成的課一年，時常寫給他精美的問安卡片，內容有許多花前月下的感語，甚至不乏熱切的乞求：「一我 每天 都等待 你給我的回信 只要，你給我，寫 一兩個字 ，」、「我 的心情 很不好， 你回我 幾個字 好ㄟ？」這些充滿

期盼和遊走在師生關係邊緣的呼喚，足以令男教授心神大亂而浮想聯篇。

但是賀宗成一直沒有回信，最後果決斬斷情思，以短信表明自己有妻女（其實他已簽字離婚）並要她別再寄卡片。這樣堅拒誘惑的理由是：

他，——不接 受，主要——是因為其信仰。他相信如，他接受，——神——一定——將不悅——神，息定，也不會——照蔭——他的病。——當然，——還有，其他，種種之顧慮：——如：歲齡差距，她的家庭反對，——以及四周閑話，——還有，最主要的，——他對，——婚姻——，已經懼^ㄉ。（《剪翼史》，頁94-95）

我們看到在疾病纏身的現實下，賀宗成的許多考量都非常務實，既有潔身自愛取悅於神、以蒙繼續垂顧的希冀，也有不再寄望於婚姻、不想面對阻礙重重的感情對象之各種顧慮，促使他當機立斷，無情地回絕了女方。他唯恐自己不能堅定立場，於是透過禱告來獲得力量：

寄函投出去底那一夜，他一直——以，禱告，求靜——他祈禱到半夜，^ㄉ祈禱，他，不會再心動，——他^ㄉ不^ㄉ回頭——……更主要的是他祈禱——她不會再寫信給他，不會再跟隨他。他祈禱之後，——他竟能——平^ㄉ地——入睡。（《剪翼史》，頁95）

正因害怕自己會心動回頭，鑄下大錯，所以才要禱告到半夜，直到內心平靜為止，同時他也希望神能斷絕她寫信給他的行為，以便徹底根除糾纏不清的關係。當他相信神的眷顧、相信神會幫助他斷絕誘惑的根源，此一信仰的力量帶來了身心的平定，於是他不再心猿意馬，終能克服年輕女性的情感誘惑，繼續以疾病之身，邁向未竟的宗教之路。

2. 懺悔已過

如果克服誘惑，只是因種種務實考量而做出的現實選擇，尚未觸及真誠的反躬自省，進而體認己身罪過、進行懺悔，那麼信仰尚屬表淺，未能抵達洗心革面、淨化靈魂的深度。反思自我並能夠悔悟己過的「懺悔」意識，幾乎是所有宗教共通的救度行為，因此，懺悔也成為沉淪與救度之間關鍵轉變的樞紐。³⁰

懺悔是行為主體對犯錯的罪惡意識的表達，是主體用自我譴責的方式，內在的表現為自身對道德責任的承擔。因此，懺悔是良知意義上的自我審判，關注行為的內在動機。³¹ 然而懺悔和認罪需要極大的勇氣，往往必須藉由宗教的幫助才能達到效果，懺悔即為天主教的重要聖事之一，稱為「懺悔聖事」（Sacrament of penance）。懺悔者在心裡向父神懇切認罪和祈求赦免的同時還應該有相應的行動，而此行動是一個人由裏到外的全然更新的綜合性過程。³² 由此可知，主體經由祈禱向神懺悔，勇敢面對內心黑暗，以良知自省並承認己過，同時改變行為，才能提升主體到更高的生命境界，得到救贖，免於墮落和沉淪。

賀宗成正是由於歸信天主，才反思過往有所虧欠的人際關係，觸動良知而感到羞愧，像是那些受人看重卻不願反饋的事蹟，如：未曾探望對他甚好的中學老師、故意疏遠崇拜他但女氣重的小學男同學、以及怕有負擔，遂假裝不在家，以逃避單獨來台灣念大學、想找他聊天的中學老同學。凡此行誼，都可見到賀宗成是一個務實怕事、獨善其身、自私冷漠的人。他回想這些前塵往事，不由得「臉紅到無以復加」、「臉紅到甚麼個樣顏」、「大大大大地臉紅若火」。他每次思及都會臉紅且程度加重，即是懺悔意識的表現，令他良心受譴責，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乃至於「他一還有一更多這樣的罪，—他不敢再窺探下去，—他，

30 廖肇亨，〈從懺悔到救度：「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專輯導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8卷2期（2008.06），頁2。

31 林淑理，〈天主教與佛教懺悔思想與實踐之比較初探〉，《新世紀宗教研究》12卷3期（2014.03），頁77。

32 《羅馬教理》，引自劉青漢，〈基督教文化語境中談懺悔——由魯迅話題引出〉，《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18期（2003年·春），頁233。

不敢再，聯續，想，想下去。」（《剪翼史》，頁 76-77）

那麼，是什麼樣的罪惡令他不敢再繼續窺探黑暗的內心呢？一旦開啟了懺悔意識，直面黑暗的牽引即無法停止，那就是隱藏在心中六十年的祕密，妹妹早逝的真相。他一直不願想起她，每當想起即「一陣瞬疚慟」、「椎心一擊」然後，立遁避它。」他在妹妹年幼時曾故意關門夾傷她的手，導致她殘廢，最後病故。他為卸責，謊稱門是自動關上，真相只有他和妹妹知道。然而隨著妹妹的死去，只有他才知道自己是兇手：

她的，妹妹的，死——牠根本就是他手創導進至死來的。他，——根本，就是他妹妹的殺人犯。他的一家中的人——就是，——為這一個由故——才永久不提起來的。這觸電的一擊、教他亮開了眼目。（《剪翼史》，頁 176）

這「觸電的一擊」即是良心的一擊，因為他驀地明白家人怕傷害到他才永不提此事，他受到家人的善意保護，卻無法掩飾妹妹因他死亡的事實。不提並不代表不存在，只看良心是否有勇氣面對它。這椿害死妹妹的罪惡，也是令他「亮開眼目」、敢於正視對妻女（萬秀梅和小薇）疏離虧負之罪的開端：

在黑冥中，他開睜著眼，想到他還有許多日常躲避掉——不敢想——的罪：——如萬秀梅，小薇，……還有更多更多——假如他想下去來的話——後面，將打開一個豁大的瀚淵。這些這些——構成了他的一生——恐怕此——就是——他長時年，體身遇咎的頭源——他長時間的苦歷是有原因的。（《剪翼史》，頁 176-177）

賀宗成想起一生中躲避不敢想的罪，覺悟到這就是體身遇咎的罹病起源，此一「罪」與「罪感」，就是基督教的核心觀念和人類本性最基本的認識之一，

「罪」是人類共有的特性，構成基督教的原罪觀，突出了人的本質墮落和人性邪惡之源。³³ 根據宗教的因果觀，疾病常被視為是罪罰、天譴或邪靈附身的結果。天主教與基督教看待疾病，便視為是人類始祖「失樂園」之後的產物，或是一種肉體之試煉。³⁴ 亞當夏娃違禁犯罪被驅逐之後，人類埋下了疾病的因子，疾病出自不完美世界的自然現象和身體試煉，必然引起「肉體」和「靈性」不和諧的失調現象，療癒方式之一即為透過祈禱，求主醫治，恢復靈性的能力，以及神、人、自然之間的正常關係。³⁵ 因此，懺悔已過是開啟靈性、提升價值主體的實踐方法。

3. 看淡人事與體會空境

既然認知到自己的過錯，賀宗成亦思及職場的人事鬥爭，尚未做到逆來順受的境界，需要繼續學習這條艱苦疲難的宗教之路；然而他修身養性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在各種人事紛爭中，過於激動或過多發言會觸犯他的暈眩之疾，所以他克制發言，看淡紛爭，接納不合理的人事聘任，平靜面對系上的開課糾紛。他想到：

他不能暢抒，也許——這就是一神，對之於他，早就想幫助他之安排。——神，——應該早就想——防戢他以後的，犯下來的惡口，——神可能，早就要杜絕他，此，惡詛，庶，起引另一大罪，及甚是重峻的患災！（《剪翼史》，頁 73）

雖然不能暢抒己見是唯恐發病，但賀宗成已能從「疾病是神恩」的角度，轉換念頭，認知這是杜絕惡口、避免更大罪患的神助機緣。他也因此有了超越成敗的體會：「敗了，就敗了 好了，——也不必去介意」、「成否 敗 與否——都不重要——

33 卓新平主編，《基督教小辭典》（中國江蘇：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12），頁 348。

34 董芳苑，〈台灣社會諸宗教的醫療倫理〉，《台灣醫學人文學刊》6 卷 1 期（2005.09），頁 159。

35 同註 34，頁 161。

要緊 是一他的 健康狀況未 有 生發 不 适 之現象；這是 他要 —— 感謝 天主 出 地方」。（《剪翼史》，頁 166）對深受疾病之苦的人而言，健康才是比世俗成敗更重要、更值得感恩的事。

進一步地，他對自己慘淪系內鬥爭陷害的對象，也不想去追究誰是誰非，因為這是一件牽連廣泛的案子：多年以來，助教在系主任授意下，偷改賀宗成班上學生的成績，意圖破壞他的教譽，離間他和學生的關係，這是「罪可及天的犯愆」，真要追查起來，必會鬧得滿城風雨，但是他卻不願意跟任何一個人結下深仇，只感到：

這 近廿年 牠 來，教課的，差不多一半的，教學生涯—— 他的教學的成績，——也許——全盡 歸於圓零——優良學生的苦勞 也 化成 空影——劣質學生的成績 也是 ——一 噀洞無——他， 和他的學生 —— 豈是 空 ——都是一場空——他祇能莞莞 一笑，（《剪翼史》，頁 193）

面對此一天下大亂、黑白顛倒之糾紛，他不便追問已離職的助教，亦不知有多少無辜的學生受害，更無力再做什麼補償，半生努力盡付東流——他的教學與學生成績都成空，好壞優劣、努力與否，全部歸零；人生至此，正如剪翼之鳥，墜落谷底，一無所有，但是他一笑置之，坦然接受這個「空」。

這個「空」是賀宗成的剪翼人生最終的寫照，也是他看淡人事、心無執著的生命情境的根本體現。「空」的心境與他掛在研究室的詩句：「朝市山林俱有累，不居京洛不江湖」相呼應。此詩句出自宋代黃庭堅〈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³⁶ 寫於黃庭堅暮年貶官謫居、顛沛困頓之際，卻隨遇而安、淡泊自適，反

36 〈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為七律，全詩如下：「今人常恨古人少，今得見之誰謂無？欲學淵明歸作賦，先煩摩詰畫成圖。小池已築魚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區。朝市山林俱有累，不居京洛不江湖。」詩中提到陶淵明和王維，都具歸隱田園之旨趣。後四句，更有無分大隱小隱，只需方寸開闊、無處不淡泊自得之意境。見陳永正選注，《黃庭堅詩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0.06），頁 230-231。

映了中國傳統文人因應生命逆境之時，所採取的融合佛道的恬淡隱逸思想。

賀宗成身為傳授唐詩宋詞的中文系教授，其看淡人事、空無所執的生命境界也如同黃庭堅，融入了中國傳統文人的隱逸與超然。因此，賀宗成的主體重構不全然是天主信仰所致，我們可以說，天主信仰開啟了反思和懺悔的門，讓賀宗成憑藉畢生所學的知識和經驗，中西融會，以空無解我執，安於病困、謹修其身，直至退休前的最後一天，他在離校之際，回顧此生：

自從他，上課感不愜以來——他完全，仰宗教的信仰順度過，這20多年的，後面的這一段時間。他回顧了一下他的教課是黯淡了一些，但——他還是盡責盡能——仍然，應該還有從前，那時候的八成應該差不多——他，繼續，隨下走赴，……睥到，那一臺，梔子花木樹。樹上，~~剪~~，留得的有乾蕊殘，幾隻，在那裡。梔子花，這樹，的後頭，空地的上處，聳樹的有參株白千層~~些~~棵——樹身，概，白的一掛皮墜下，宛像服著破衫的老窮。（《剪翼史》，頁196-197）

顯然的，「乾蕊殘」的梔子花、以及「破老窮」的白千層，就是抱病二十餘年、黯淡但盡職的賀宗成為紅塵所付出的最後一段生命光華。老病殘軀猶能「盡責盡能」，維持住健康時的八成教學功力，已經克服了自我喪失與自暴自棄的恐懼，而使生命煥發出梔子花和白千層般的純潔光彩，因為他已然通過疾病的試煉，進行了主體重構，達到淡泊人事、克盡職責、平靜超然的境界，哪怕已是老病殘軀，生命境界卻大為不同了。

4. 從自我視域到生命視域的昇華

賀宗成的剪翼人生從罹患暈眩之症開始，使他身體失控，無時不有自我喪失的恐懼，也因病而歸信天主，透過祈禱和懺悔，開啟對疾病的洞見，並由此展開自我療癒的旅程，當宗教信仰成為療癒的助力，自我便獲得了宗教療癒，人不再

去成就自我，而開始去聽從生命，偏離他的存有習性，逾越他的存有範疇，提升自我的生命境界，這就是從自我視域到生命視域的昇華。³⁷

因為不再以世俗的健康美好、趨利避害、功成名就作為自我認同的價值，而是接納了生命的「異質性」成為翻轉主體的動能，疾病就是生命經驗的異質性，迫使現代主義的自我同一性消解，強大的思辨主體在疾病的異質性侵襲之下瀕臨毀滅，必須重新融合異質性的威脅，認識疾病是自我行為的結果，進而改變自我的視域，從生命本體去經驗和接納一切的現象，進行生命視域的轉化，從而完成主體的重構與昇華。

從生命視域的經驗出發，一切的苦難都是必須被經歷、被接納的異質存在，正是因苦難的經驗才能讓同理與關懷落實，得到生命的直接感動。賀宗成本來是一個生活在學術的象牙塔中自私冷漠的人（妻子萬秀梅曾取笑他住在雲堆裡），但是由於病痛的經驗，令他關心飽受雇主虐待且生病的印傭莎蒂，並為她祈禱：

莎蒂 她最近有病——稱說她身上痛 并且還有出血的現象 迪娜 曾一陪她——到醫院裡去。醫師——做了一個——應是初步的檢查——說是 不妙……這一個——生病——之現象，可以推知——是她——累疊存積了下來 的病。無論，是，這一個，劉老板，他們夫婦——，乃至於其他出人，當然 還有——賀宗成——概，又，——覺得 無能為力——不知道該 怎麼辦好。他，——賀宗成——為她更復 殷熱地 祈告——在中間，至且，為她 誦禱了——一彙玫瑰經。

（《剪翼史》，頁 131-132）

莎蒂是賀宗成在劉老板雜貨店常遇到的印尼籍外傭，身材微胖，相貌平平，露出差怯微笑卻不大說話，他常看見她慢徐徐的蹣走。當他得知莎蒂遭到雇主罰跪和摑臉，受盡屈辱，他和大多數的人一樣無能為力，只能為她祈禱，至莎蒂積

37 余德慧，《宗教療癒與身體人文空間》（台北：心靈工坊，2014.09），頁 385。

勞成病，賀宗成雖仍無力幫忙，卻更殷熱地為她禱告。他有病在身，卻不吝去關心另一個受虐罹病的生命，因為自己從信仰中得益，也希望天主能同樣庇佑她。他從未當面慰問，只暗自默默地為她擔心和祝禱，這說明賀宗成已從獨善其身的自我視域中走出，用生命視域的同理與關懷去展現善的能量，不為人知且不求回報，直到莎蒂病癒：

賀宗成——這一個時候——心內放下來了——一大塊荷重——他含笑地
豈他們——心中，**大聲說道**：「——感謝天主——感謝天主——」——在，
他回家之後，他坐在椅子上，容含笑影的，——回想到這一件
事衍。

這，——森甸的秧禍過了以後，賀宗成，他每日的告禱上，仍繼續
為她禱到——冀，天主，仍，保蔭她的體福。——這樣子的——大致——經走
小半年，——莎蒂——她的合約——期滿了——於是——莎蒂——她就——順利的——
完畢了——她的——職責，照約遵的——還返到——她——居在——遠地——的印尼——它
去了——來的。

賀宗成——他以後——頻常想起渠微胖的身圍，舒慢的步蹣，與她的
畧畧的涵笑。他——感謝——天主。（《剪翼史》，頁132-133）

我們看到賀宗成的真情流露，他是真真切切地為莎蒂的病憂慮，才會變成「心內的一大塊荷重」；當得知她的病無礙時，也才會笑開懷，並在心中大聲感謝天主，加粗和放大的「大聲說道」傳遞了賀宗成的喜悅以及對天主的由衷謝忱。而這種暗中關懷、為人祈福的善行一直持續了小半年，是一段不算短的時日，期間沒有任何利益交換或索求回報的考量，回歸到對病苦生命單純的關心與祝願，是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善念與行誼。當莎蒂約滿返國，賀宗成還時常想起她的身姿笑容，說明他已從孤獨的自我中釋放了真情，為他人的平安快樂而喜悅感恩，可以令自我的生命更加豐盈，並得到生命的直接感動；生命與生命在同情共感的連

結下昇華，由自我視域轉向了生命視域。

綜合上述，我們看到《剪翼史》的追尋敘事，是由賀宗成對疾病受苦的體會展開召喚，使他融入眾生，因病歸信天主，轉念而以宗教信仰作為動力來面對疾病和人際的紛擾，進而發現洞見，疾病原來是恩賜與祝福，幫助他克服誘惑、懺悔已過、看淡人事與體會空境、真心關懷且為人祈福，從自我視域轉向生命視域，由此重構與昇華價值主體，免於主體喪失的危機，疾病在此被轉化為使病者成為新人的手段，在不痊癒也不發作的平衡狀態中得以親近天主，雖未病癒但已超越疾病，完成自我的淨化與療癒。

四、結論

透過本文的探討，指出了《剪翼史》的疾病敘事有兩大特色，一是身體性自我的語言藝術，將疾病侵襲下主體失控的恐懼和痛苦、疾病的徵兆以及身體的疾病感受，透過充滿聽覺和視覺效果的語言符號，深刻表達出最真實的自我心理狀態。二是以追尋敘事的模式，刻劃主體受到疾病召喚而踏上追尋旅程，在諸多對治方法中，因受苦的體會而歸信天主，借助宗教信仰的力量，發現洞見，翻轉對疾病的看法，疾病不再是主體喪失的威脅，反而是主體重生的恩許和契機，經由懺悔和祈禱，逐步從自我視域向生命視域轉化和昇華，提升自我為棄惡存善的價值主體，並融入中國傳統文人對空境的體會，坦然面對疾病和失敗的剪翼人生，成功克服主體自失的危機，也完成自我的療癒。因為其豐富的疾病和身體描寫、以及藉宗教信仰重構主體的療癒歷程，使《剪翼史》成為一部現代主義的疾病誌，這也是《剪翼史》在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疾病書寫脈絡中，最顯出其獨特性的地方。

本文採取主體研究的角度解讀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尤其是關於疾病書寫的部分，在李喬、宋澤萊、舞鶴、聶華苓等人的作品中，疾病是受難者的創傷印記，讓主角成為具有異鄉人色彩的另類邊緣主體。然而王文興的《剪翼史》最終卻未將疾病視為創傷印記，而是透過宗教信仰的力量，將疾病當作試煉，並扭轉對疾

病的負面看法，賦予疾病正向意義，甚至肯定疾病乃免於主體危滅的重要存在，若不是因為罹病，主體就不可能因病歸信而重獲新生。因此《剪翼史》的主角賀宗成並非懷抱創傷印記的邊緣主體，而是透過疾病認知到主體的有限性，誠心歸依天主，故謙卑懺悔，反思已過，恪守道德和盡職盡能，成為戒慎修持的道德主體。

那麼，若回到王文興的三部長篇小說來看，《剪翼史》相較於《家變》和《背海的人》，是否因回歸道德和宗教而顯得保守？現代主義反叛體制、挑戰道德的精神，在《家變》和《背海的人》處處可見，因為兩書主角都是以批判傳統道德或體制彰顯自我主體性。但是《剪翼史》的主角卻不具批判精神，正因疾病的摧殘（暈眩）使主體無法維持思辨和批判，³⁸也就是說，在疾病的面前，再強大的思想主體也要頹然倒地，什麼主體性都無法彰顯，任何批判都沒有意義。這是現代主體所面臨的重大存在危機，為了解決此一主體喪失的困境，宗教與神便成為現代主體最終的皈依，因為終於意識到現代主體的有限性，而超越性的存在（神、天主、冥冥中未知的力量）才是無限且必須敬畏的。理性批判與宗教信仰在此得到調和，展現了對終極生命意義的道德性關注、對理性與非理性實為一體之兩面的體悟。³⁹

從《家變》的范曄、《背海的人》的「爺」，到《剪翼史》的賀宗成，現代主體從剛開始與現實環境格格不入的批判角色、無法安頓的叛逆靈魂，到最後接受現實、擁抱苦難，成為安時處順的平凡生命，卻反而心懷眾生，神性躍現。我們看到王文興的現代主體已不須以質疑傳統和衝撞體制來彰顯自我，而是在宗教

38 王文興曾說：「一個人的悲觀與否端在他的身體健康與否，實在無所謂『思想』這樣東西，一切的哲學概念均聽憑 health 來決定。我在頭暈的那幾天，生命的意志是那樣薄弱。看來人的身體要遠比人的靈魂來的更重要。」見王文興，〈手記之二〉，《星雨樓隨想》，頁 19。

39 張誦聖認為王文興和魯迅作品對終極生命意義的道德性關注、對理性與非理性實為一體之兩面的體悟，還有拒絕以傳統敘述框架來消解事物本質的雙面性、以及對藝術自主範疇內在規律的自覺，可能是現代主義來到東亞那個特定歷史瞬間一個共通的美學表達方式。見張誦聖，〈重訪現代主義——王文興和魯迅〉，《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4），頁 451。該文亦收入黃恕寧、康來新主編，《無休止的戰爭：王文興作品綜論》上（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12）。

信仰和空境體會中找到自我的平衡與安頓。與其說是保守，不如說是接受了現代主體終有侷限，而能認識到此一侷限，並能找到安然自處之道，調和二元對立的矛盾，使生命獲得平靜，才是人生最真實的求索。這是《剪翼史》作為王文興「現代主義／主體三部曲」之終篇，最重要的意義。

本文將《剪翼史》賦予疾病的意義以及自我療癒的歷程，置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疾病書寫脈絡進行比較和詮釋，建構了《剪翼史》在現代主義的形式和內容以及外緣研究的傳統之外，另一種主體研究和疾病敘事的創新角度；而從此一現代主體的角度看待王文興的三部長篇小說創作，即能明瞭現代主體的演變軌跡，解讀出《剪翼史》豐富的價值。



參考資料

一、專書

王文興，《星雨樓隨想》（台北：洪範書店，2003.07）。

——，《書和影》（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8.04）。

——，《剪翼史》（台北：洪範書店，2016.08）。

余德慧，《宗教療癒與身體人文空間》（台北：心靈工坊，2014.09）。

卓新平主編，《基督教小辭典》（中國江蘇：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12）。

侯作珍，《個人主體性的追尋：現代主義與台灣當代小說》（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08）。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4）。

陳永正選注，《黃庭堅詩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0.06）。

單德興編著，《王文興訪談集》（台北：文訊雜誌社，2022.05）。

黃恕寧、康來新主編，《喧囂與憤怒：《背海的人》專論》（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12）。

——、——主編，《無休止的戰爭：王文興作品綜論》上（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12）。

——、——主編，《無休止的戰爭：王文興作品綜論》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12）。

——、——主編，《嘲諷與逆變：《家變》專論》（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12）。

黃恕寧主編，《偶開天眼觀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12）。

楊雅儒，《人之初，國之始：二十一世紀臺灣小說之宗教修辭與終極關懷》（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2016.07）。

葉永文，《醫療與文化》（台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9.08）。

Arthur W. Frank,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二、論文

（一）期刊

- 甘炤文，〈現代主義者的信仰告白：評「剪翼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23期（2017.07），頁33-35。
- 林淑理，〈天主教與佛教懺悔思想與實踐之比較初探〉，《新世紀宗教研究》12卷3期（2014.03），頁75-102。
- 林慧如，〈從醫病關係到病醫關係的價值省思〉，《高醫通識教育學報》4期（2009.12），頁117-125。
- 紀櫻珍、紀琍琍、吳振龍、黃松元，〈醫學倫理與醫病關係〉，《北市醫學雜誌》3卷12期（2006.12），頁1-11。
- 張孝慧，〈書評：王文興《剪翼史》〉，《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25期（2018.06），頁197-201。
- 張誦聖著，謝惠英譯，〈王文興小說中的藝術和宗教追尋〉，《中外文學》15卷6期（1986.11），頁108-119。
- 黃啟峰，〈試論《背海的人》隱含之宗教意涵〉，《輔大中研所學刊》17期（2007.04），頁173-190。
- 黃錦樹，〈歷史傷停時間裡的「寫作本身」〉，《中山人文學報》43期（2017.07），頁1-21。
- 董芳苑，〈台灣社會諸宗教的醫療倫理〉，《台灣醫學人文學刊》6卷1期（2005.09），頁157-165。
- 廖肇亨，〈從懺悔到救度：「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專輯導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8卷2期（2008.06），頁1-9。
- 趙盼，〈民國時期基督教見證中的神蹟性醫治現象研究〉，《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55期（2021年・秋），頁103-134。
- 劉青漢，〈基督教文化語境中談懺悔：由魯迅話題引出〉，《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18期（2003年・春），頁229-247。

三、電子媒體

朱宥勳，〈《剪翼史》竟然只是重新發明了車輪？〉（來源：<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907-culture-novel-wangwenhsing-wheels-2016>，檢索日期：2022.09.05）。

